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蘇東坡傳

林

語

堂

著

·

宋

碧

云

譯



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宋碧云译

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原序

林语堂

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多年来我脑中一直存着为他作传的念头。一九三六年我携家赴美，身边除了一套精选精刊的国学基本丛书，还带了几本苏东坡所作或者和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把空闲的考虑都置之度外。那时候我就希望能写一本书来介绍他，或者将他的一部分诗词文章译成英文，就算做不到，我也希望出国期间他能陪在我身边。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现在我能动笔写这本书，我觉得很快乐，单单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上有—个苏东坡，却不可能有第二个。个性的定义只能满足下定义的专家。由一个才多艺、多采多姿人物的生平和性格中挑出一组读者喜欢的特性，这倒不难。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

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象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这里就有一位！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的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象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始终卷在政治旋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就因为这样，今天的读者才欣赏他的作品，佩服他把心智用在事件过程中，最先也最后保留替自己说话的权利。他的作品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有时候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他写作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爱写。今天我们欣赏他的著作也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他写得好美、好丰富，又发自他天真无邪的心灵。

我分析中国一千年来为什么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崇拜苏东坡，现在谈到第二个理由，这个理由和第一点差不多，只是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苏东坡有魅力。正如女人的风情、花朵的美丽与芬芳，容易感受，却很难说出其中的成份。苏东坡具有卓越才子的大魅力，永远教他太太或者最爱他的人操心——不知道该佩服他大无畏的勇气，还是该阻止他，免得他受伤害。显然他心中有一股性格的力量，谁也挡不了，这种力量由他出生的一刻就已存在，顺其自然，直到死亡逼他

合上嘴巴，不再谈笑为止。他挥动笔尖，有如挥动一个玩具。他可以显得古怪或庄重，顽皮或严肃——非常严肃，我们由他的笔梢听到一组反映人类欢乐、愉快、幻灭和失意等一切心境的琴音。他老是高高兴兴和一群人宴饮玩乐。他说自己生性不耐烦，遇到看不顺眼的事物就“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不喜欢某一位诗人的作品，就说那“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对朋友和敌人都乱开玩笑。有一次在盛大的朝廷仪式中，他当着所有大臣的面嘲弄一位理学家，措辞伤了对方，日后为此尝到不少苦果。但是别人最不了解的就是他能对事情生气，却无法恨别人。他恨罪恶，对作恶的人倒不感兴趣，只是不欢喜而已。怨恨是无能的表现，他从来不知道无能是什么，所以他从来没有私怨。大体说来，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他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拙作要描写的就是这种风情，他成为许多中国文人最喜爱的作家，原因也在此。

这是一个诗人、画家、百姓之友的故事。他感觉强烈，思想清晰，文笔优美，行动勇敢，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他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利益，对同胞的福祉倒非常关心。他仁慈慷慨，老是省下一文钱，却自觉和帝王一样富有。他固执，多嘴，妙语如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他的才华和学问比别人高出许多，根本用不着忌妒；他太伟大，有资格待人温文和蔼。他单纯真挚，向来不喜欢装腔作态；每当他套上一个官职的

枷锁，他就自比为上校的野鹿。他活在纠纷迭起的时代，难免变成政治风暴中的海燕，昏庸自私官僚的敌人，反压迫人民眼中的斗士。一任一任的皇帝私下都崇拜他，一任一任的太后都成为他的朋友，苏东坡却遭到贬官、逮捕，生活在屈辱中。

苏东坡最佳的名言，也是他对自己最好的形容就是他向弟弟子由所说的话：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难怪他快快活活，无忧无惧，象旋风般活过一辈子。

苏东坡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灵的故事。他在玄学方面是佛教徒，知道生命是另一样东西暂时的表现，是短暂躯壳中所藏的永恒的灵魂，但是他不能接受生命是负担和不幸的理论——不见得。至少他自己欣赏生命的每一时刻。他的思想有印度风味，脾气却完全是中国。由佛家绝灭生命的信仰，儒家生活的哲学和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他心灵和感觉的坩埚融出了一种新的合金。人生最大的范畴只有“百年三万日”，但这已经够长了；如果他寻找仙丹失败，尘世生活的每一刻依然美好。他的肉身难免要死去，但是他来生会变成天空的星辰，地上的雨水，照耀、滋润、支持所有的生命。在这个大生命中，他只是不朽生机暂时显现的一粒小分子，他是哪一粒分子并不重要。生命毕竟是永恒的美好的，他活得很快慰。这就是乐天才子苏东坡的奥秘。

本书不附加太多长注，不过书中的对话都有出处可查，而且尽可能引用原句，只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罢了。所有资料都来自中文书，注脚对大多数美国读者没有多大的用处。书目

附表中可以找到概略的资料来源。为了避免读者弄不清中国名字，我将比较不重要的人名省略了，有时候只提姓氏。中国学者有四、五个名号，也有必要从头到尾只用一个。英译中国人名，我去掉恶劣的“hs”，改用“sh”，这样比较合理些。有些诗词我译成英文诗，有些牵涉太多掌故，译起来显得怪诞不诗意，不加长注又怕含意不清，只好改写成英文散文。

（译注：中文版已“还原”成诗词）

译序

宋碧云

翻译林语堂的作品，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因为背景是中国，专有名词不能音译，也不能意译，必须查出中文的原名。翻译《苏东坡传》除了这些困难，还要面对苏诗苏文的“还原”问题。苏东坡生前留下一千七百多首诗词，八百封信件，数不清的短记和题跋，不少奏议、碑铭、杂文，还为朝廷拟过八百道圣诏，别人谈论他的文章更不计其数。本书所引的就有好几百篇。某些诗文有篇名或写作时间供译者参考，查起来还不太困难。有些引句除了上下的括号，没有任何“线索”可查，只好用死方法，依照林先生所列的参考书目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往下翻。除了手边的《苏东坡全集》、《宋词》、《古文观止》和《王荆公》等书，中央图书馆更成为我经常光顾的所在。有时候译一页原文，动笔的时间不到一个钟头，在书倒花了五、六个小时。

举例来说，林先生的原序中说苏东坡的作品都是真情流露，有如“the cries of monkeys in the jungle or of the storks in high heaven, unaware of the human listeners below。”照林先生的文风来判断，他很可能是在用苏东坡本人的作品来形容他。但是这两句话到底是诗，是词，是碑铭，是书信还是他的“文谈”或“诗话”，我一无所知，甚至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是他笔端的产物。我只好拿起苏东坡的全集，一页一页做“地毯式的搜索”，打算查不到

时再去翻阅其他相关的书籍。找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查到苏东坡给参寥和尚的一首长诗中有下列四句：“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后两句正好吻合上述英文句的意思，前后文也相当贴切。“找到了！找到了！”那份意料之中又象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喜，实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说来我接译这本书实在有点自不量力。我虽然学外文，从小也喜欢读读唐诗宋词，自以为国学造诣总可以拿五六十分吧。苏东坡家喻户晓，他那些趣闻轶事人人都知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常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等名句几乎人人都会背。翻译他的传记还有什么问题？于是一拍胸脯就接了下来。

仔细读完原著，才知道问题不那么简单。书中引了几百篇题跋、书信、奏议、诏命和诗文，很多我都没有读过。而且林先生声明，书中的每一句对话都根据宋人或后人的笔记译成英文。我虽不打算将这些对话“还原”成古文（读起来太别扭），至少也要查到出处，与英文对照翻译，以保留原句的风采。引用的诗文则一定要“还原”，查考资料将是一件十分吃力的工作。但是一股接受挑战的狂劲却使我不甘心打退堂鼓。反正林先生在书后列了一百多本参考书。了不起下“死功夫”，一本一本借来查嘛！于是一行一行译，一页一页查，前后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整天埋头苦干，终于把这本书译出来了。

我这本译作不敢奢望“传神”，只求尽量不出错，但也只是“尽量”而已。如果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欢迎每一位朋友提出指正。

苏东坡先生九百五十周年诞辰纪念



三苏故里建设学会 敬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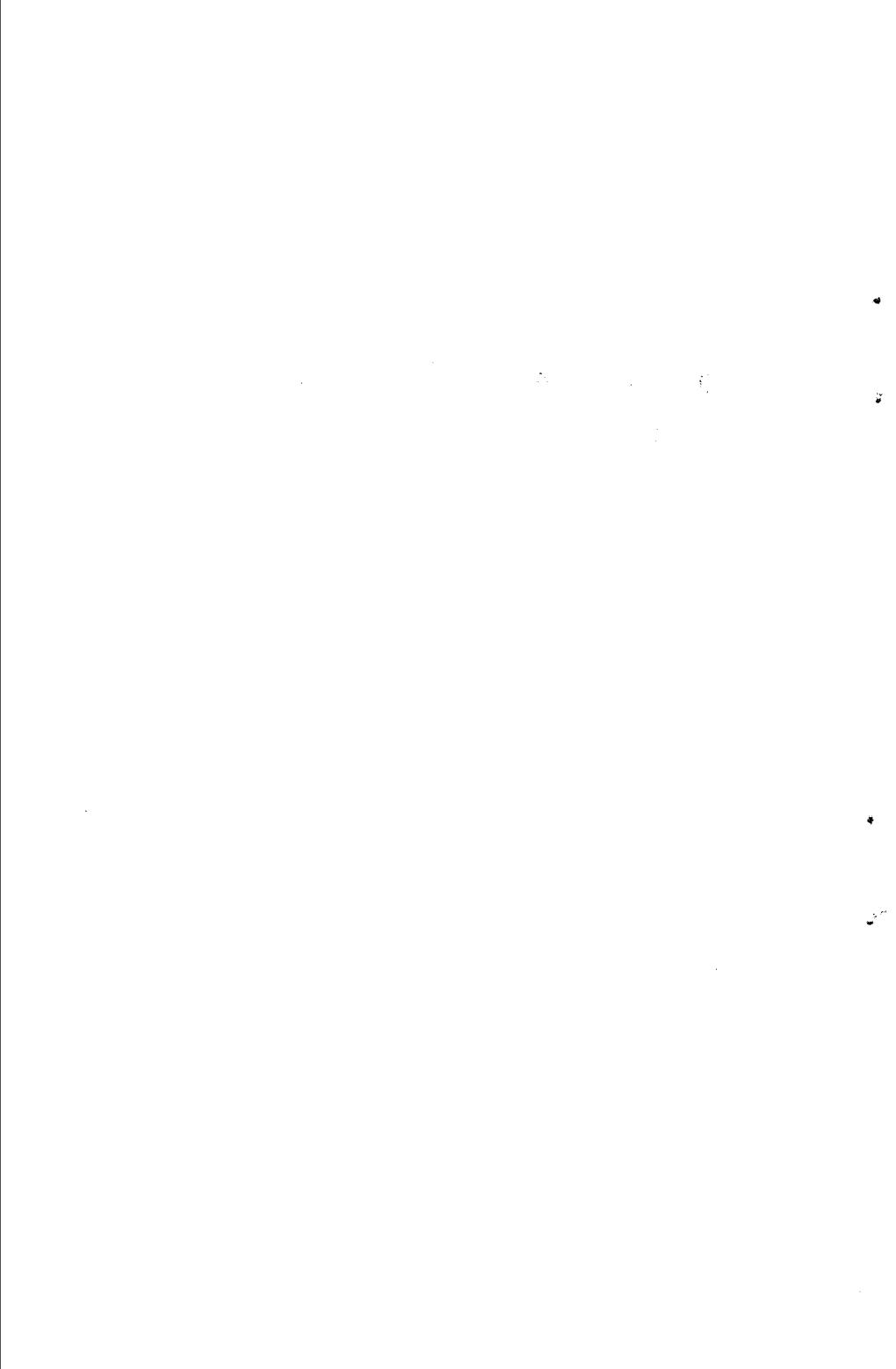
(苏东坡传) 目录

原序	林语堂 (1)
译序	宋碧云 (7)
第一卷 童年至青少年时代 (1036—1061年)	
第一章 文忠公	(3)
第二章 眉山	(15)
第三章 童年与少年	(23)
第四章 考应	(33)
第五章 父子行	(41)
第二卷 壮年期 (1062—1079年)	
第六章 神、鬼、人	(53)
第七章 国家资本主义	(67)
第八章 拐相公	(87)
第九章 人为恶行	(109)
第十章 手足情深	(117)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与和尚	(123)
第十二章 抗议诗	(145)
第十三章 黄楼	(155)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讯	(163)
第三卷 成熟 (108(—1093年)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179)

第十六章	赤壁赋	(193)
第十七章	瑜珈与炼丹	(203)
第十八章	东飘西荡	(215)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225)
第二十章	绘画艺术	(239)
第二十一章	自退之道	(249)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261)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275)
第四卷 流放生涯(1094--1101年)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285)
第二十五章	岭南谪居	(297)
第二十六章	仙居伴朝云	(311)
第二十七章	海外	(319)
第二十八章	终站	(333)
附录一	年谱	(343)
附录二	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	(347)
书目表		(359)
人名索引		黃燕德(365)

第一卷 童年至青少年时代

(1036——1061)



第一章 文忠公

要认识一个死去千年的人其实并不难。想想我们对同市的居民——甚至市长的私生活——所知是多么有限，有时候反觉得死人比活人更容易了解。至少有一点，活人的一生还没有过完，谁也不知道他碰到危机会做出什么事来。酒鬼会改过，圣人会堕落，牧师也许会和唱诗班的女团员私奔。活人总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而且活人有隐私，某些隐私往往在他死后很久才真相大白。因此同时代的人往往很难批判，他的一生和我们太接近了。象苏东坡这样的古诗人就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杂记，他的一千七百首诗词和八百封私人信件。不认识一个人不在于和他同一年代，这是共鸣了解的问题。毕竟我们只认识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只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才能充分了解。我想我认识苏东坡是因为我了解他，而我了解他又因为我喜欢他。喜欢一位诗人向来是口味的问题。以诗词伟大的标准——清新、自然、技巧和同情心——来说，我认为李白已达到更卓越的成就，杜甫更能给人大诗圣的完整印象。但是毫无理由我最喜爱的诗人却是苏东坡。

今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更突出，也更完整地蚀刻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苏东坡的肖像在我脑海中十分清晰，原因有二。首先，它发自苏东坡本人

杰出的脑袋，印在他的每一行作品中，就象我见过那两张苏东坡所画墨竹上的黑影，闪闪生辉，仿佛一个钟头前才着上去似的。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莎士比亚的情形也是如此。莎翁生动的诗行直接发自他敏感而丰富的脑袋，到今天仍然清新无比。虽然一代一代的学者努力研究他，我们对他外在的生活仍然所知不多；但是他死后四百年我们还觉得借着他注入作品中的情感，我们已深知他思想的隐秘。

第二个原因是苏东坡一生的记录比中国其它的诗人要完整些。材料包括各种记载他漫长而多采的政治生涯的史籍，他自己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将近一百万字），他的杂记、亲笔题书和私人信函，以及当时人物把他尊为最敬爱的学者而谈起他的许多随笔——由他同代人物以杂记和传略的方式留传到今天。他死后一百年间，没有一本重要的传略不提到这位诗人。宋朝的学者都擅于写日记，著名的有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等人；也有人不屈不挠地写传略，王明清和邵伯温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王安石国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复杂情势，以及苏东坡时代政治斗争的炽热和刺激，这段时期作家所保存的资料——包括对话在内——特别丰富（注①）。苏东坡本人不写日记；他不是爱写日记的人——那样对他来说太有条理、太忸怩了。但是他写过一本杂记，是对他各项旅程、思想、人物、地点和事件按日期或不按日期的记载。别人也忙着记下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他的信件和附笔都由崇拜他的人仔细保存下来。身为大家争相寻访的书法家，他习惯在酒宴后做一首诗来描述那个场面，或者描写自己的思想和评论送给朋友。这些短笺都被人妥善保存，传给子孙，有时候也高价出售。这些即兴短笺包含了不少

苏东坡最好的作品。他有八百封信和六百则著名的亲笔小记和题跋留传到今天。其实是因为苏东坡太受欢迎了，黄庭坚等后辈学者才争相收集他的附笔和便条，集成一册出版。苏东坡死后，成都有一位艺术品收藏家马上开始收集苏东坡的亲笔短笺和私人信函，刻在石头上，把拓印本当做书法来卖（注②）。苏东坡为某一场合而写的诗篇立刻由国内学者传阅和背诵。当时所有好学者都被逐出京师，这些抗议政府作风的诗句天真诚实，使统治者的怒气完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几乎害他送命。他后不后悔？放逐期间他表面上对不太亲密的朋友说他后悔了，但是对好朋友却表示毫无悔意，若再有必要吐出饭菜中的苍蝇，他仍会重蹈覆辙。由于这种心灵的流露，他发现自己处在当时正派学者的领导地位，不免觉得悲哀。徒然和政客小人斗争一番后，他第二次遭到流放，远走海外的海南小岛，多少有点认命的意味，心灵倒分外平静。

因此这个人成为文学闲话的中心，死后尤其受到深广的敬重，也是很自然的。拿西洋作家为例，李白可以比美雪莱或拜伦，是一个燃烧自己展现出瞬间壮景的文学慧星。杜甫就象米尔顿，是一个热心的哲学家和老好人，以贴切、渊博的古典比喻写出了丰富的作品。苏东坡永远年轻。他性格比较象萨克菜，政治和诗词的盛名则象雨果，同时又具有约翰生博士那份动人的本质。不知怎么约翰生博士的痛风病直到今天还叫我们感动，米尔顿的瞎眼却不尽然。如果约翰生同时又兼有甘斯伯劳的特色，而且象波普用诗词批评政治，又象史维夫特吃过那么多苦而没有史维夫特的尖酸味儿，我们就能找出一个英国的类比了。苏东坡的人道精神由于遭受许多困